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書六

論文

復李生書 趙貞吉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嘻此特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

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於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為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為實得少為足而已安於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蹠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於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謂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

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汩於秋水又迺嘆溝澮之盈於屋霤人以為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少頃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鄰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紅光陰易懷儸忽忽淹留壯老逼

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秖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耳某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毋索高價於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於子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劉繪

弟繪不佞多兄愛納為知已且不猥以卑俗謂弟為知文以是相見竟日不為别談商論文字不置每一論起

雖列瓊㶊不注也披玄圖不睨也兄以天才絕調而嗜文若斯則惡得不宏覽研奥而振名一代也前夕所議未能畢陳今出省休沐敢為通記幸鑒鄙畧弟睹羲軒以下文字咸發天地陰陽之秘人事之要家國天下之務其理著明矣文不切所用則聖賢且渾爾噩爾安所尚文哉故主須以理充須以氣其說尚矣弟謂辭者文之質也理匪辭不達氣匪辭不砦三者不可闕一焉而體格在其中矣是以文之體格無定眂三者所究耳古

今之辭盡於六經理相統一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正道氣與辭也天地之理中正焉已矣其氣深厚和平其辭大雅宏暢則聖人之文也六經是已孔子删述自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善學孔氏者惟孟軻一人其後諸子理不足而任於氣故其辭醇疵相襍荀卿以下莊騷太史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諸人窮理盡性雖不能如聖人而纂辭摹像則標準六經故旨趣各隨所見而篇章音欵莫有踰焉東京煜

煜猶能相匹延及魏晉以後而雅道漸以陵夷至唐獨得韓愈斂悟自言見時文忸怩不寧今讀其辭出入孟荀而風骨類馬遷劉向曼然其品也藝苑英少亦有輕訾詆者蓋未深究耳其後才桀之儔各殊其辭以求勝欲自勒一家騖高者玄亢而無據崇實者質塞而無華令六經之辭邈乎莫追求賈馬匡劉不可復得矣仲尼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謂文馬弟又思漢以下至趙宋能文者雖各異辭要皆變於六經且如董仲舒京房

焦延壽揚雄變於易也賈誼鼂錯司馬遷變於書也匡衡劉向下逮班固崔駰馬融蔡邕變於詩也臨諸子所著體而察之當自見矣蓋六經文之海嶽具焉後之士雖稱瓌奇而極駿雄莫能出其軌矣故惟狂蕩之辭洸洋淫靡之辭纖細峭刻之辭慘礉短長之辭是其理蔽其氣衰非聖人之書不可讀也弟又思建安諸子雖號靡麗然典峻不可少當稱為小雅之變二應以後六朝如二陸三謝至任彦升顔延年沈休文薛道衡輩世人

往往俱以纖綺眡之然鑄景凝華隱隱十二國風之變也宋儒詳於理學而辭則又落一格乃有古文今文之遼絶吁殆難語矣周茂叔通書程伯子定性書張子厚西銘正蒙則亦變於易者也歐陽永叔本論程叔子漢州策問數篇朱文公學庸二序疏明純正則亦變於書者也是以古今明文咸托辭以傳若雕藻剪綵燗然者斯可美也周子曰美則愛愛則傳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謂錯采脩辭也凡謂見偶語多者輒不喜此信然

矣專攻偶對令氣不疏非文之佳矣但弟思天地之數奇偶而已八卦九章皆相對待是以乾坤日月星辰霜露江海之支派山嶽之峰巒男女形像耳目鼻兩孔口齒上下四肢百骸種種相對不爽蓋自然理數也豈於聲音之道獨散漫而無合是以聖賢之文雖不專工偶對而屬辭比義有不得不然者晦菴謂鄒陽書是作對字彼方陳愬梁王欲自發穎慧鬱思求動其王而解於難也乃謂西京之文衰自陽始誚之過焉嘗謌典謨胥

中星虛日短星昴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惠迪吉從逆凶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詩參差荇菜窈窕淑女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日升月恒竹苞松茂朱英緑滕貝胄朱綅則鏘鏘艶艶聲色備焉後之文士揮筆含輝敷采發攡理道豈不蔚哉但勿令若宋齊藻野縟川以應詔令杏花菖葉宣於制策一時好尚致論卑氣弱大損於治運儒道則文之厄矣至宋儒語録深可疑怪齊梁才士逸人偽為佛氏度化庸俗多為此語故

釋子有東林語録盤山語録此類且多宋人蓋因之也是以宋儒之學多襍二氏翫其辭而不自覺蘇黄二家才髙學襍益難語矣弟於十八九時鋭志攷古文而乏師友其藝業多不合於有司今幸得綴行於交游之中時參金閨之彦承蚤晩雅論乃復得理舊緒承不棄又深相善因吐管窺之見不勝慙恧前所示論序其列事摛辭瑩瑩乎兩漢遺史也其外襍著記説間有曼羨泳沫似喜鄒衍環淵之談矣弟繪固陋言鈌首尾幸終令

音更宜細論如何

答祠郎熊南沙論文書 劉繪

叔仁兄足下都城外與傅觀遂同餞後音問遂杳見南来士人即訪起居七月四日得手書情雅宛若弟亡文辱虛推過實知嘉意引誨令人慚阻靡寧昨年冬弟赴渝聞兄取道荆州喜甚急趨一會至則又相參差循江訪之夷陵乃知先下武昌矣湘水蒹葭渺不可及悵然入峽有懷若蘋守渝州甫一年新學吏道與百姓親悦

素寡材術無能施為獨幸風土去洛不遠鄙性恢恢多可無甚不快之狀也此間州縣閑越穪多事簿書堆積經史雖不敢離但不能專究心此矣數年憶兄閲覽益肆常州職業清散所著必有大快心者一時士夫力興古文兄可謂傑出矣来教云文字尚未可作劉敞謂歐九未讀書弟處元城頗涉誇矣今元城文字俱在與永叔何如耶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緣理道疏其性情其有述陳引喻或散或偶褋撰不同要之抽思就班累數

千百言期於明已意使信諸人也藻麗研深實盛華茂自不能無使已意既達不必繁辭勦說務為馳騁若理性不明而搜索異籍反為文之瘴也且如序闕　最為難闕　贈送序記晉魏以前皆無韓蘇叙眼前事用秦漢風骨筆力隨人變化然每篇達一意也今作者往往一篇說三四端緒或文勢方行從中突起一二意使讀者不識立論所歸至篇末彼作者亦自迷究竟涵漫齟齬難乎収拾恐即所謂不能達也今有謂達者但曰直

陳去雕飾甚非旨也夫文章雕飾自不可少渫厚爾雅乃其要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也若夫艱深詰澁不可句讀又文之僻也殷盤周誥書多脫簡間有後人參入劉子駿謂朽折散絶博士集而讚之是也弟又疑世之慧靈奇士詞雖不僻然過學韓蘇紆徐太多沈辭鉤思營魄游心令人讀之少不體察則景滅響伏而不得其意趣此雖天機逮意其綿邈寂寞終非示我周行之義焉遷徹婉處最稱玄澹然省文超徑非人

所及也今學士大夫與人談文有謂必購集異書多少至列書目示人曰某與某未能見惡能為文哉弟𫎇陋謂此為以虛聲恫喝人可也謂此為心有闇蝕亦可也弟誠非自委庸婧仰思先哲有可據焉古今文士大者如莊周太史韓退之柳子厚其自敘所學皆止六籍而下逮諸子蘇子瞻在海上以抄得漢書為樂當時漢書士夫見者且少彼謂搜購異書收藏備學者格物一事可也假令必謂盡見世所藏書而後下筆為文取異籍

所載資以粧飾侈麗則世有英妙弱齡之士無能錯采凝玄先飛聲藝籍之林者矣仙釋二氏弟愚益不喜讀蓋以非聖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却欲借彼之言為吾文資不知所為文者將何為乎秦漢以前佛書未入中國文士辭采煜煜後莫倫比石渠白虎諸儒各抱一經皆能垂光百世故知為文夾二氏語者此唐宋間襍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家語其與二家言亦舉六經之言告之子厚謂其秀才作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此論凜凜

至與二家言便盛稱其教而襍諸戒律毗尼之說此却不自覺也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盡入纂言復為偈語準楞嚴法華張皇博譬此子瞻滈曼乃不宜傳曾子固亦以此謝荆公也弟愚謂今之英哲鴻儒但抱殘經究其宏緒而屬文列事能淮荀孟以下若賈誼董仲舒馬遷劉向則文可逼古人也若弟區區不肖何足為道庚子歳別唐應德丁寧祝我早晚必與叔仁相論謂凡思深而學博也今凡移官適就應德之居彼此又各暇豫

此天欲成其二美矣有書寄應德當為弟轉致江州閒寂秋興滿懷褉詩二十首極知鄙俚萬里見意便中賜報幸甚

與從姪桂芳秀才論記書 劉繪

書示桂芳姪昨議記尾數字未得與姪細論正為汝未習古文耳名為古非但與舉業不同將與今文不同矣直以舉業言之舉業貴淺淡平順著一剌眼聱牙字句不可若古文正欲不與舉業同猶舉業正欲不與古文

同且如釋家梵語道家清詞法家招議曲家腔韻其命意用字各有不同若今法家參一舉業語舉業參一辭賦語便可笑爾近世古文法不傳世人亂作任意漢參入唐唐參入宋乃如以釋入道以道入法以法入曲以曲入時文作文其誰辨之即能辨之其誰信之也昨均田記平平叙去未敢盡用古人法却恐艱澁難讀不便觀覽者至末二行畧為蟠挐頓挫見文字性氣不然只如食肥肉一嗷可盡不知高賓乃取雞肋是為足低徊

咀嚼矣記尾謂太守獲上有知已者所以將前役盡付託之不拘以文法太守乃得出胸中之奇克襄此大役也為咏歎褒奬之意須知橄欖味方可語此亡奇張徹傳曾臆結約固無奇也徹字是用易坎象上六係用徽纆文墨即文法可報公不必更易為妙他日遇知者許兹文當在此數語可耳

東曹紫峰　侯一元

伏誦還教文采絢爛上下馳騁數千百載若運指掌即

此尺牘亦足使人愛玩文之至也自孟軻七篇非門人所述漢唐以来崛起雄鳴於世者比比然也宋玉遭毀乃賦陽春揚雄慕古悔其少作英雄玩世類非誠語由今觀之悲秋之調不離楚聲太玄之撰特變音節雕蟲篆刻故步猶存惡在其悔之也昌黎云已所大慚人以大好豈謂光範三書等乎太白陋其大鵬賦至欲燒焚何不更作而直並存於世貽其慙陋也故僕以為盡英雄玩世之語雖然吾文也有涯吾意也無涯諸賢之不自慊豈不亦有誠然

者乎至如吾凡專事蘄固從人索毀撝謙之美固絶百代雖至寶不容韜襲亦恐異時石鼓不完竹書相亂將貽後賢之歎息也何以明其然耶始僕於鹿城見凡贈雪牕道士詩奇之竊歎凡以長吉之才發盛唐之調富而不靡奇而不怪可謂傑作容又言某壁蜃江行者亟往索之主人則亡之久矣令不識此草凡尚能存否也夫人壽幾何而俟河清歲月逝矣猶兾來日斯不亦過遜左計矣乎弟之於凡無能為役徒以臭味不敢自外竊附建安諸子之

區區存其敝帚耳如秋至寒蟬疲曳嗚咽斯亦情之至悲也語云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惟凡知我恐一日解綬不復嗣音惟亮察

柬晁春陵　侯一元

某東海顓蒙之鄙人也濩落無用而有嗜古之癖自五六歲知書迄今四十餘年矣中歲則嘗妄意於道屏諸所嗜自以一切可引却至古文歌詩則如饑之食寒之裼意固護不能去嘗竊以物有天性古文其非吾之性

耶獨何以篤至若是因妄謂文道一致耳言不文即其道腐道而畔即其言也窾以是雖齒腐髮落而嗜不衰然而未嘗出以示人雖先達如漁石唐公古冲李公枉見知賞誘引諄諄而未嘗一獻其所作若此者於鄙意蓋有三焉敝帚自貴古今通獘他人業書愈進則愈益僕業書愈進愈損當其得意未始不欣然也信宿視之則已厭去是以篋中之槀每欲燒焚而又以精力所成濡遲未忍兾以来日悉加芟潤或可以示子孫至於他

人固不敢出恐以僕自多河東之美貴其白豕也此一事
也又僕竊見古今之士類多相襲步步趨趨以為肖似
顧索之毛物則是矣神駿蔑如其不然者即又肆筆矢
口同波末世僕於蔡白石文序中具道之僕平生古文
所最好者莊老遷固雖才拙不能效其一語然至於末
世之文則觀之惟恐卧也誠思一遇其人相與議於牝
牡驪黃之外而行求天下數十年而未有得僕即有所
成亦安敢以幽人土鼓揚摻桑濮之堂乎此又一事也

夫文者何也人之言也言者何也人之志也故有不得已而言善者鳳律不善者梟嗷其皆有不得已焉而聞者自得其美惡言者蓋不知也故言有不能不聞而不可以求聞言而求聞者其惟俳優乎呈能鬻技斬以入人而不知其言之所自出可哀也僕幸無饑寒之累又蚤知身名輕重不忍以隋珠求雀故每默然退處於無事而無恨色此又一事也僕懐此三者將終身焉誠冀餘生有下中之壽掛冠解組勑斷家事獨擕床頭老易

徧遊名山以伸其志然後陶情鑄意俾平生臭腐一化神奇非敢望高揖千古亦庶幾不并腐草木儻得如伯牙暫遇鍾子郢人一對匠石無復恨者矣否則揚雄期後世子雲莊生齊萬世旦暮此僕之心也乃近者蒲柳之質日變以衰牙齒全豁鬚髮漸白追存平生親愛多為異物身非金石必且銷毀而僕進則方嬰簿領退則未畢婚嫁恐一日楊生於肘神乗於馬則素懐長負終不得抒憤懑以酬天地則私恨無窮迺遂以暇日命子

弟悉蒐舊草為十四帙詩六文八間有觸時妄發存而勿闕以竢論定春蚓秋蟲非不知其猥雜亦各其韻也積而藏之以示子孫焉雖然僕聞之風雲龍虎以性感水火燥濕以類應僕於當世鉅公酷肖遷甫者不能好也乃獨心醉於大賢時時窺見一斑歎其蔚跂以為妙絕比觀聚樂堂編不拘拘遷固牡驪既已相隨絕塵矣此僕所謂其人也越人有言心悅君兮君不知敢獻所撰拙帙十四隨滌器以見於堂下惟少垂覽焉

答熊元直檢討 薛應旂

昨都下之聚過承念舊依依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復總不能劇談細論如豫章時矣南還又承遠餞委曲雅誼何以當之留都事簡易於習懶京師一切書問將作復止雖知已如元直亦遂疎濶抱歉何可言既辱書惠并示諸製啟函讀之如對元直甚慰遠懷鄙人無似百無所成惟從事於文頗專且久茲雖屏去尚知一二敢獻愚衷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為文六經之作所以闡

天地之藏發心性之藴紀綱人事維持世道真如生人之飲食裘葛不可一日闕焉者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亦若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説以馳騖於天下中間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悖繆蓋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為文徒以華世皷譽而無益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唐宋數家雖其風容色澤畧肷於秦漢而意義所存則或有庶幾於道者奈何今之為文者動稱秦漢而

修詞造語依傍影響如小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己之肺腸心膂得之於稟受者反若為其刳而噤不能自出一語可笑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高自標致務為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摋自謂成一家言擺脱習氣乃顧為支辭蔓説反有晦於明白簡切之理則又幾於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子曰辭達而已此千古為文之準則也故為文者若胷中真有一段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得不發者惟據吾所見

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泳停蓄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為此無益之事元直以文為職者固未免有應酬之作但中間亦自有隨機發明道理處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已庶不為無用之空言矣易曰修辭立誠韓子曰仁義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誠學仁義則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恃在知愛不覺狂露惟采擇之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即公自以為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内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籍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為奇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形神

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歧為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歧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為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即遷

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来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搆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踈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襍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摞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

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遊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佈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為別倘軫教懐無恡嗣音

與聶雙江　張岳

錢令過敝邑辱賜今年鄉書洋洋乎其言之也披卷疾

讀心豁目開然其中有可疑者不能默默太抵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餖飣為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胷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

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為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曽有一言一字譎誕乎哉今之自託為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説直任胷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為説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

或畧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畧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已見為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一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為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

譾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為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為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伏枕無聊故一伸其拳拳之喙伏惟裁教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貢生臣朱　鎮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七

論文

與項甌東王慎中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

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此事也来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為文者不當襍出於老子而當一於孔氏之言其所及孔氏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為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為文者其義雖正而於識不為達也文之為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主於正則曲而

不為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為言而於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雖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於孟子而陽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加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陋陽虎之暴又不論矣惟其有取於老氏而皆出於孔子此所以為學孔子者之為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為正而豈可以為文而亦

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黄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於此亦自謂不為茍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答茅鹿門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

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

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胷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来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

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来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横家有縱横本色名家墨家

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

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

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

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頴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又與洪芳洲 唐順之

近来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胷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譎詭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畧可見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来作家如吹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答華補菴 唐順之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具見於所與王南江書及與令闕安子介言之已詳執事諒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為此迂濶之舉昨有書道心事於益泉如石沈水竟不見答鄙人罪謫之餘也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罪謫之人自合閉門杜口豈宜以文章自名又豈宜以大書刻木以標榜於世且所謂罪謫之人者其於當世尤最得罪於勢要有力之輩而益泉為之刋刻文字是昭其與

罪人比而與勢要有力之輩異其好惡也豈惟非僕之福其為貽累益衆亦甚矣平生本不能為文此心自知而一二相知偶以為可虛聲所集衆謗遂歸誠以文者豪士之所競而名者造物之最忌譬如支離侏儒之人本無拳勇不能格鬬偶爾嬉戲扭首揺目舞腕曳脚而里人不解事者見其盤旋之影從而悅之悅而奬之以為有拳法而道之於人至使當世拳師打手疑其鬬巳叢起而譁之不知彼固支離侏儒人耳且彼固自知支

離侏儒人也何嘗自謂有拳法其亦何心與人鬬勝負哉獎者逐影疑者附聲世俗可笑大率然也僕之得名與得謗何以異此雖其疇昔知厚之人猶或不免睽目相猜怒僕自度本無可致猜怒於其人者祇以不合歡弄筆舌及不合盜虛名之故耳邇来深自悔其少時篆刻之技經年束書閣筆絕口不敢道文字以自附於村野不識字人而後為快如侏儒矯前日嬉戲惹事之過手腕亦不一出袖口自謂庶幾免矣柳子厚云豈可使

啜啜者復入吾耳而益泉乃方為之刋刻行世以豎拳法之赤幟而滋拳師打手之疑譁既與僕私心相戾其於益泉亦何益焉僕之私心尤有所不可者平生所與交游書札率如户外二屨密相規告之言今乃大書刻木以翹人之過而彰已之訐直豈惟心所不安其何以覥然與友人相視乎雖友人素多善類不以受盡言為諱然在僕則不可也内量之已外量之人量之人者此書盡之量之已者與南江書及前與益泉書備矣量已

量人無一而可因知益泉之必相諒也

答蔡可泉 唐順之

別久不勝懐念每於士大夫往来間得聞兄政聲善譽為慰僕自正月冒病今尚在牀也二月三月之間瀕於死者三四已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則益耗矣蓋外腎癰瘍痛楚不堪之故也来書所示刻文一節正以此事為錫尹卜君所苦極費口舌近忽得遵巖兄書又道及紀山刻文之説方輾轉無可奈何欲託洪方

洲百方止之而来使適至是造物者亮我之衷而賜之便也知我莫如凡豈待多言固知此事之必廢罷矣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者哉山澤迂僻之性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則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羶氣不能早自晦匿使野人姓名尚有聞於世間以為此身之累不及古之織簾箍箭之流使人不得知其姓名者每自笑前生業障之厚也其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也哉即使欲以文字市聲名於世亦其文

之最工者而後可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説不出的説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於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為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説了幾遍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此皆肝膈之論非苟為謙讓以欺凡者愛我如凡如曹君雖欲使吾文

不朽吾文其能不朽乎否也凡試觀世間糊牕襦塞瓶甕塵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閒眼睛與之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理固宜然設使其人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却柴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凡書中有發明性真開示來學之說僕又非其人也且所以發性真而示來學固絕不在言語文字間行已多缺而強飾之於言語文字此性真所以益鑿而先輩之所以悞後學而眯其目

者也僕自三十時讀程氏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於道者心一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則已愕然有省欲自割而未能年近四十覺身心之鹵莽而精力之日短則慨然自悔捐書焼筆於静坐中求之稍稍見古人塗轍可循處庶幾補過桑榆不盡枉過此生居常每自笑不能㪥却精力以求文之工然竊幸其文之不工而稍蓄餘力亦尚可以他為也是以語及文字輒茫如隔世事或不得已應酬一二篇亦信意打抹真所

謂老頭巾矣以少年欲求工於文而文猶未工況於今日意興若此則宜益淺陋無怪也不識曹君何取乎今曹君已去此事行止皆在凡手相知如凡而復不能信我此心必欲為此業障以增牆壁間之一塵而後為了事則與凡二十年之交便可告絕矣寫録多訛誠如凡言嘗欲稍改差字留一正本藏之於家又自以為本無足關繫於世訛不訛不論也且捐書燒筆亦已多年既無正本又無新稾誠無可以應凡命者奈何至如遵巖

之文則必不可以僕為比遵巖以絕世之資又用力專而且深故其文雄渾雅奥自北宋而後數百年間特然傑出以名其家所謂能不朽者也惟單刻此集足為文章家指南而一洗近世文妖之弊正不必以吾疎庸之文溷之也尊翁老先生表文原有今春之約平生不敢與人不信而況敢不信於吾兄乎但自正月到今圖死不暇是以未能執筆倘病體復得為完人必於今年寄奉也

論文書 舒芬

文章家辱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感矣然芬竊有見焉典論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為文章家稱説唐人不知韓子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祖是論紫陽朱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乎春秋則又遠矣目之以文且不可況槩論以治世乎老凡之論要亦

未離此義恐古文當始於逍遥遊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六經未可以文法摹倣也書禮紀述即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悮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擅作者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

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証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注措之畧操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而信於宇宙環海之內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為法是耶非耶非也則大鵬圖南而培風怒飛莊生之說信荒矣芬謂作文而主是三者則還固不足多也茍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之文六經之

文則不獨為邯鄲之步也法言中説為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終始教之

寄後渠　顧璘

郵使還得手書甚慰久絶同心之言奚翅如蘭把玩不忍釋公果悔嗜酒攻文之癖則萬年之慶然結習極難除恐見獵復動耳如何如何文序詮古人之文死者自當心服璘精神衰耗秖見此道非用力可盡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雖陳言然至理實不出此譬之聖人之

道動容周旋中禮者安有點檢其間必至耳順從心乃
神化之域也作者其始病於有意其終病於有迹自曹
丕立意為宗一言啓六代雕鏤無窮之禍孟子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五經四子姑勿論歷代文人吾所深服
者屈原莊生荀況賈誼太史公其人皆直吐胷次無所
鑽研粉藻於筆墨谿徑故文詞明直意味深永可續諸
經傳視左傳國語猶夷惠也其後韓愈氏獨得其宗當
觀其原道諸作為的若進學解諸文必其少作未可論

定宋歐王蘇氏父子所見甚確老蘇得矣王傷刻歐蘇傷易乃其天性使然猶師商之過不及不可深病也六朝之非不俟更談若揚雄王通與柳宗元諸君皆見其末未見其本柳氏晚年覺之故柳永之作極可誦惜乎不久而遽没也詩則風雅之後惟漢十九首及建安得其傳兩晉若阮陸左郭靖節諸公猶有存者可怪宋謝氏一出倡為刻畫鑿死混沌即他日西崑之義山學者靡然從之而末流遂至陳隋之靡麗古風盡滅可為痛

哭至唐陳李崛起蘇州繼之眞可謂大雅工部及王岑諸公格律雄健當孟氏泰山之巖巖謂非聖人之徒哉高氏品彙槩題李杜曰大家而別於正宗未盡是也僕衰矣無力供簿書矣得遂贈典後將請歸去計與足下相對無時因貴鄉馬司諫便輒奉此書望賜教訂以代面談餘惟加愛是顧

論文書 顧璘

僕聞達者痛乎卑俗狂士亟稱古人雖傲睨凌厲縻中

和之經然曠志峻節固一世之雄也僕度德程力不逮懦夫豈敢望此事哉然思不弛心語不輟口著之毫楮呈之友朋至再三而不厭冀豪宕之士一進乎此使已攄懷古之幽情釋悼世之積忿耳何必在我耶夫文章士之業也孔子修六經以建百世之則而百世弗能述蓋折衷理道之極經緯天地之章子淵不能得其止游夏不能贊其辭身没響絶亦其然耳下是左氏蜚聲於東周莊生逸響於蒙土靈均哀鳴於漢上太史建議於

西京誼舒子卿淵雲褒向揚芳擷藻前後相屬而漢之文章炳然於金馬石渠之署雖純疵相形遐邇異趣要皆作者之殊列也烏可訾之哉僕雖殫力竭智不敢望其下體然仰探六經下逮數子未嘗不拊膺擊節悵然遠懐執事之才百倍於僕其於古人皆可超其躅而拊其背頃者獲讀抅虛集所載才麗學侈誠今閒人也惜其選義沿近習體物乏沉辭比量作者尚出其後豈徇俗之趣未盡納諸古哉獨長書十餘章宛悉情事讀之

悢悢填詞數闋軋諸宋人吾愛之重之而不為執事稱者先其大耳夫今之同志寡矣同志如執事才且茂異復爾乖刺誰能嘿嘿葢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今之視古豈特危與靜已乎吾恐既疑且駭則必反走而下趨矣執事不棄譾陋惠然下問僕亦不揣本末謬進不慚之言葢友道貴直諒君子之愛人非苟為姑息而已昔劉季緒才不如諸賢而好詆訶文章曹子建論其非吾固謂子建失論也今有南威西施之容畢粧而鑒焉

鑒之所不及在側者能誨之豈在側者之容固美於南威西施哉姸媸都鄙其辨一也如有不自美其容者僕能效在側者之勤矣執事毋内罪之

與少宰王荆門公書 董份

頃方具啓付之小孫恭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上恐其稍遲故因徐壻遣人復為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槀録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来交遊不知其不肖欲採

其槀而出之者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即皃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份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畧得蹊徑輒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大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大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力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黽勉應酬聊以塞責免咎既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践迹而且往往

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既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録授其人不復更存其副即成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以来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既得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

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巴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醜顔自許凡忝仕籍必梓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火餘威投之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畧知蹊徑而才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即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慫慂而徐增泰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别囑之再三且云子他

日使還赴公車而見我當即以是為贄矣於是徐數過請之兒復跪而助其請焉以為公在交游則舊知在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里外數致勤惓而數謝却之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己之誼而取正有識之心也且泰時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倘不得此則何以復為贄之命耶况古之子弟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一善必謹紀録至勤之彛鼎示之子孫而醇不能自喻其誠未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則醇之不孝深

而死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思而數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搆實亦在此將天之意未肯遂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其深執不然之悃未可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動遂忘其恥而稍繙閱之則數十年間棄置已久南還舟潤而篋封不啓腐敗頗多蓋平生散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囓蟲蝕漫漶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直一二耳而類皆手書諸無副本壻雖遣人繕寫大畧亦十餘冊矣適嘗校之則漫漶者

腐敗者必沈吟記憶可漸補續而所遣人亦復自多謬誤更須屢校乃得無訛而份病雖漸瘳元神未復不能遂勞恐當淹至冬初方能再遣馳上也頃者繙閱之始兒見其漫漶駭而欲泣曰今尚若此使踰數載當復何如兹令醇得稍為加裒而獲免於不孝之萬一皆大造之賜也是以與壻喜躍而深感焉欲刺骨矣而不知份雖下愚兒女之私而上貽知己有識之醜傍萃儒林藝苑之譏則份感雖固深而恥實增甚耳病久精力甚乏

不能翦裁遂致蕪蔓且因公通家誼篤故以家人語進

馬惶恐惶恐

復王沂川書　何良俊

恭承嘉問為日久矣第株守海上無緣得一瞻奉以聆

清誨繫仰之私何能有忘耶適令甥来緘至教札惠訓

諄復奬與過情乃知大雅含弘降意末品如此感服感

服且得捧讀佳集格製精嚴藻思綿縟誠藝林之鴻搆

也冗次未得卒業亟讀三四篇若函牛之鼎嘗其一臠

固足以厭小人之腹矣更諭以編選我明文章此豈特為先生不朽之大業實亦昭代華國之永圖甚善甚善但尊諭以篁墩文衡為斥華摘實故欲専以昭明所選為例小子之見則謂言而不華誠不足謂之文苟使華而不實則又何所用之必也體備質文辭兼華實庶乎彬彬可稱而編選之家亦不失為通方之論矣且文章所稱敘述詳雅則史漢為之宗藻思纏綿則齊梁擅其美碑頌當取模於崔蔡序誌必駕格於韓蘇兼是數子

融貫通徹而以時出之然後足為藝林之宗工僕徒有慕於昔人終瞠乎其莫前而不得不有望於先生者也文選目已得細閱詩類似專重樂府雖古詩亦僅僅數首近體則全不入選試觀昭明之集樂府特十之二三而游覽行旅雜體居其七八今何太畧如此亦須稍廣之夫詩之體格以時而降即陸士衡顔謝諸作中間率多排比已為近體之濫觴矣今安得獨遺之望嚴校嗇取亦編入數百首庶乎體裁斯備而後代可無遺憾文

評一編校練可方談藝録評摭足擬詩品乃近代作者
一案斷自媿小子亦得厠名其間夫青蠅飛於堂序竟
日營營不踰尋丈及其集於良馬之尾不崇朝而自致
千里其所附者善也乃小子何幸如之長谷近作如布
賦六朝聲偶集序等篇皆可入選幸録之僕近補刻說
苑序一篇敬用呈覽伏惟删潤以備采擇草次布復千
萬照察不宣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三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書八

論文

答陳魯南太史論唐人詩文　馮一龍

古之作者文若六經孔孟詩若三百篇離騷又何如其次也漢魏以下韓昌黎柳柳州之文辯博雄肆李謫仙杜少陵之詩豪邁雋逸唐人粗可傳誦使天下後世不

敢美惡置喙者惟是四子而已然柳已不及韓杜不及李其間幾微之相去千載無人招四子精爽於几案間與之論折其衷余每見古人製作妙在意與趣耳意趣之妙復所得有最次若柳州意在文而昌黎無文文以達意而意不留少陵趣在詩而謫仙無詩詩以發趣而趣自成故凡意趣自然之適若決河防横潰四出而其縱横曲直廣狹淺深無所往而不洋溢瀠洄以為湍渚以為澤凝澄為淵沚衝激為淙決之殊西東搏之而使

上下變不一而體各足此無他其本裕而其出無窮其用不竭其幾不息其勢不可遏有如此者故古人之不可及在意趣意趣所至而充其才以張弛造化出入古今貴其在我者有本也本之不裕則吾奔走受役於章句聲韻之末牽引附合勞攘百倍而筋力憊矣蓋吾身與衆物等而心統衆理為天地萬物所同出之原其體至虛包涵受納無物不備宇宙之大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昭著於上下者皆吾身之所有取其所有

以為適感者應則感無常而應常裕本之在我為意為趣而物與我自相參焉然意發於内其機觸於有感趣得於外其妙通於罔覺故有感之機動於天罔覺之妙入於神惟神惟天斯可以言作者否則文焉詩焉或狃於意而不化或徇於趣而自苦其下相襌以為能家所竊不過古人糟粕無復有自其心出者此猶借西江之水汲以盈轍而引之使流其進不能踰井繘所緒出者不能蔽牛跡方寸之葦泪刺其中則往過者不能續何

也非其所自有也所得幾何哉四子以下相襲為世痼久矣公能脱去病根入柳杜之門而庶幾可登韓李之堂猶惜少時束縛就舉子業雖得知本之學而其充實發越處或未盡此心之量僅與唐人比之亦是限於命者

與達時明佘子南等論文馬一龍

来諭時文古文其不諒諸凡何見也豈以科舉中式者為時而以碑銘叙記詩賦者為古耶殊非知道之語前

輩論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而作文者必先立意然後定格然後命詞意為上格次之辭為下時文古文一也其中式則時文有排比對待之病但意在格中何憂不式格高意病雖式不文若排比對待必有意義不害其為時亦不害其為古耳立意淺近雖三墳五典之體繫傳檀弓之言無裨於道無關於世教安在時與古之間吾未能時古葢莫之知矣竢他日面隲

與季朗書　劉鳳

與兄從事最久情無不相悉然僕多忽忘顧請者數復不記憶去歲淮北遊時繫念況從此浩不可期中夜思之驚嘆不寐所共厲者文兄才雄偉衍麗非僕所望若其精理覈詣僕嘗得質疑焉不可一日離舍此遠去此私所悵怏慨惋不自適者也所欲有謁且摭一二夫經傳周秦間書此詮言之軌然意所向何古之法萌動於中茫昧未顯非所思存譬水之浸淫因導之流故辭假之手少復綜緝而已使坎未盈豈能强决意未蓄手能

為之辭乎故肆意而作緣手而奮者善文也規似揣裁合變赴會融絡構治連類錯繪者文之牽泥未光也所以力去陳襲劃削雕鑿必直致飈舉雲駭霆疾而舍混悠遠英嘅靜摯未嘗有意而法度在焉若莊氏綜辭直無所謂而縱横數萬言無不燦亮瑩潔秦儀雎澤立談頃刻奇辯藻辭勁氣逸彩豈思構組撰哉皆自然得之故敏速倉猝應機蠭涌其斯之貴若其淹緩研唫采摭按覆則雖肆麗而典峭越以譎尚不足難而況彼弛解

稱淡散亂拙弱若今之所為者何算也且凡與僕力開新體首闢莽翳何有所藉寄假待而小人大言過不自愧翻謂穿綴又謂多故實夫不能解而妄詆猶之可也謂之易而不為抑何罔之甚哉且假能為何不為僕輩奇恣佚宕而乃守彼區區不足一笑而自謂能將誰欺哉故實者據事陳義固必及之初非藉此而工彼自不學而患其與僻則必如彼而後善歟僕往為詩頗咨淳父未嘗忘彼小人者僕輩誨導之多矣每操戈彎弓何

鄙之甚凡自今冀共悶之勿輕語人也今天下半為王氏學豈王氏才勝凡與僕哉故藉勢位耳凡邇者立致青雲之上海内當復為魏氏學不乆矣魏氏學行亦何異僕哉竊所憤悒不平欲一洩胷抱以寄之無窮者不惜重言之夫涉世取位隨時屈伸凡之篤密亦似太甚雖鑒僕疎誕遭尤招嫉是矣事有固然無足深慮機變權畧辨識籌計神鬼隱幽世豈有能出僕輩度内者哉然不能兼得斯亦非慮之所及矣侃侃正議莊色峻嚴

敦重風望不少假徇彼終何所為蝎螫哉得失有分非人能為煦煦和謹徒使渫惡恣嫚悔耳幸無為鑒之過苟未然者願有所復無惜

與陸芝之秀才書 黄省曾

省曽白紫芝秀才足下近承枉趾間金生用出吾子贈頌王君仲回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於天下夫友朋相酬固亦貴於吹榜然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之欲奇於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勿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

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倥傯兵馬煎熬籌濟卒皆不能大暢以並於古人逮於東里徒持渾厚閒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此而開矣至弘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為奇古而率多怪險餖飣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搆脈意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屨以出吾蘇都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

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超曠今古而

中契昌黎柳州者亦甚鮮矣至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

乃好奇之膏肓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

奇名於天下仲回者年始三十其為文僅有數首亦不

過談笑觴俎率意為之而已予嘗見之生澀偏苦間似

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遂

擅乎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

之作稷契加於污吏李杜獻於兒曹肺肝沈昏不可救

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遘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有門户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省曾再拜

答戴岳書黄省曾

吾姑壻定遠公之卒也數年矣吾子不以省曾為陋而銘書之曠於數年者一旦而諉之於僕僕固非其人也敢不執筆以報吾子之盛心然竊觀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淫惡滔天孱細屠販之輩不為少矣其死莫不有

銘其銘莫不稱述其善蓋淫惡滔天孱細屠販之家其藏篋嘗物而不匱不過少為金帛之捐而稱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明故也子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尚有四凶人而兹時何時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為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為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為禁所以齷齪之臣逆悖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

愚甞痛以為恥誓不為此文以陷於譽墓之譏今子乃欲予以銘子之先人葭莩親誼固不可辭但當實録吾子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欺誕明白而告予也然後為子書之精神面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吾子先人之心亦不得有愧於泉下矣子其圖之子其圖之開國勲伐併行畧詳來其無忽省曽白

答陳兩湖　羅洪先

僕少有文字癖稍長竊漫為之而蹊徑繆誤肆筆所書

陳言熟語參雜無擇固知絕不類文而血氣日衰又不能淘洗煅煉則已自分棄擲於人必矣凡本以文名家乃時時相向虛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當其肆筆時亦竊以為文有源委非人所能強為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於至譬之於水混混有源以出之矣然後舂擊而為濤渟涵而為淵迅駛而為湍縈迴而為瀾衍迤而為

波光浮紋蹙沫濺洑射隨其所遇各効奇巧以盡變態而又晶熒澄澈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詰屈究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絶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強為也何以異於是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此道之流行横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於是觸幾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即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於變變藏於常紛紜轇轕不可終窮欲不為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

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僕則安能為若凡之文脫去往日蹊徑正與僕同而造辭之工則沈穰數腴句𢦏字刮使讀者茫然停思而後能悟其措意如送范東明文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久專久斷時復野戰雖多淵瀾却於經流不免分殺其勢此僕一隅之見非所語於大方不識以為疵蔽否凡往日論遵巖文亦云肥皮厚肉然此

但據其辭云耳眼前人若遵嚴於文忒殺有見雖辭甚豐厚然意之所起皆出入變化不甚拘常而就卑故其辭皆能究其意之所極而後止不徒為應酬而已惜其頗費探索非盡胷臆流出視荆川不免讓步然斷斷必傳無疑也冬至後因病默坐不復對客承遣使多遺又有重委不敢虛辱輒破戒草此惟教之

與王元美先生 屠長卿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犬馬

之齒長矣曰手大篇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隔塵言念哲人臨風悵結隆海以東豎儒耳行能無所比數而好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哲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時過其故里經其墳墓考其陳迹或故物存古人之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秘輒躧然大喜且披且詑想見其人神惝怳乎迴翔寥廓之外而馳騖太上之前此何也又如先朝李夢陽先生近世李攀龍先生業已恨余生之晚不得奏薄技挾槖鞬以一當兩公徒負高山之懐

抱下泉之慼矣隆賦材故卑抗志頗遠不能建標藝壇而往往顧北面大雅匪云同志亦其性然矣昔然明傾心於國僑甯越委身於晏子荀爽御車於李君廷尉結襪於王生君山歎息於子雲中郎折節於王粲精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潛虎賁可以隕涕誠以緇衣之好篤好爵之情縻也嗟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得與元美先生同時又吳越相去近也世無先生因羡異代世有先生何羡異代而乃空懷佳人竟違良晤河

清難俟日月易徂隆支離涉世已見二毛而先生亦垂老倦遊將圖五嶽恐一朝長畢卒負平生令往者諸公笑我泉下同天壤者承睫不見慕古何為乎且隆束髮為諸生厭薄制義中艶古雅讀廣成素問則霄霂欲僊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抽秘金書遙望岱宗覃思玉簡又鄒魯悅孔孟之仁義濠梁慕莊老之玄虛之罘誦李斯之古文湘漢懷屈原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愛相如之麗藻大梁艶鄒枚之浮華淮

南羨八公之鴻烈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炙轂稷下服田巴之雄辯靈光覩文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逸韻諸圖書秘記古文奇字頗嘗泛其洪波扱其鉅麗可謂窮老不厭專精靡他顧生也貧賤僻處東海青山拄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黿鼉相弔客無大雅座鮮高言識比夏蟲見同河伯惘然自多高步濶視謂於世無雙譬如夜郎王之倔强於南徼扶餘國之自雄於海中亦可笑矣既而自拔幽囚稍窺玄朗奮然決起

欲出而與海内豪俊論文譚藝而天刑不解人事多違
始困諸生繼東官守玄冬躡雪倉皇涉淮不屈首苦簿
書則折腰趨公府促訾咿嚘扶伏婉孌丈夫工為蛾眉
百鍊化為繞指玄鬢儵為朝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深吏
事日嬰舊業盡廢終棄大雅寤寐永歎命之不淑安用
生為每望吳會雲亭亭起如車蓋耿耿余懷恨不得即
解印綬從先生散步長洲之苑邇近世七子砰硠有聲
並驅方軌横行中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矣然

愚竊謂先生最勝譬諸七雄當為秦楚先生富材勁力靁連颷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已赤幟往哲寧獨白眉數子乎即如李于鱗雄深奇古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来詩無論論其文信奇矣先王推轂濟南亦至而愚以為無當先生何也今夫天有揚沙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峰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

危峰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咤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鴻製大作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徹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莊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其平易者亦往往不少惟揚子雲好奇言言艱棘後世而下論者為何平生辛苦蟲魚自況出奇間道

終屬偏師固未聞獨模後人盡掩前哲也先生嘗謂李王孫奇過則凡老過則稚嗟嗟獨王孫哉于鱗之奇驅騁周漢固非子雲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奇譬如終南懸崖奇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厭不如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奇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厭不如雲𩅦之奏也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吞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誥之温厚賈長沙之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長卿之詞藻王子淵之才俊六朝之語麗不盡廢乎即天又

奚以禴風惠日為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當先生先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徃哲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藝苑巵言辯博哉如涉太湖雲夢焉讀弇州集魁瑰鉅麗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玄造焉其為文包羅左國吐納莊騷出入楊馬鞭箠褒雄其為詩鍊格漢魏借材六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府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然小子隆又竊有疑焉雋永之

中不嫌雜俎閎麗之極間出龎豪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宇宙羣品題咏靡遺古今萬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造之中本無所不有耶竊意無所不有亦必有所無矣遊目羣玉之巔失足閬風之上精眩魂揺迷不知所適何時摳衣登堂面受大教也隆自知小技不合大方區區之心欲自進門下亦無蹻之所以見齊王也然先生廣心遠識延攬四方豪俊惟恐失之豈可使門下不知有東海屠生哉吾鄉沈嘉則先生聲律雄大

與龍伯爭長東海鄙數千年無大雅其他瑣尾者又不足道賴嘉則出一洸之耳先生以為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人英雄善談兪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貌不甚偉能運鐵矛手馘百夫疇昔嘗散千金走九邊覩戍壘結交豪傑將帥藻思超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喜又忼慨忠義重然諾篤交遊多情稱丈夫哉先生不可不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尤深玄理每遭事意氣有之不則瞑目趺坐竟日若枯槁覩其人亦

自不凡京師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尤與隆交驩敬而愛之敢以聞於門下先生高才為尊官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一通又不當輒㕘口狂言罪僇是思然隆私度扶伏州郡長吏車下至屏息不敢出聲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故可知也先生豈以高才尊官傲天下士者哉謹以所為鄙言請教門下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林　李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書九

論文

遺伯兄元美　王世懋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槁於鄖邸奔走終歲卒業舟車間未遑窺作者之奥也在昔士龍獻記於平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略攄所見倘汙我者以為阿好則

有斯集在夫角力者力有大小角藝者藝有精踈所以
皦然易辨者何在旅勝旅負耳書畫稍涉印證便自難
於秇力然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章之業寸心千
古雕蟲自工刻鵞忘鴈匠鑄既自殊途評隲又尠恒論
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猶謂匪然政以世無
真才才乏通方即以吾兄言之弇州一集足藏數賢即
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不可謂才遜古人由斯而言寧
無定價盖謬悠之談至乎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口

値朝賢暮倭之身幸則藏拙於筆端不幸則毀成於吻
角所以我明三百年來堂堂大業而必謂聖庭絶從哲
廡隅壓遠則董相之賢不信於歆固近則文成之詣尚
畀於羅李良可歎也詩道拓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
而採蓄之途尚狹游矯之神未充兼此二家登乎彼岸
古惟陳思子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詣然亦學
以年劬白雲之什雖經删改未離矜莊逮乎謝獄三輔
建節青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效矣變化見矣擊

節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稍遜古十九首意者亦坐斯戳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邈若無關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為預設此真藝林之絶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纖辭閒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指頭頭是道然弟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慎何者恐比丘無飯鉢之能效羅什而有

室也所以鄖襄諸篇特寡游戲簡善詭以示娛弘大雅
而垂訓意在玆乎騷賦同源長短各擅作者無幾成章
斯達即使美不逮於古人長足掩乎末世況文質麗爾
彬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必使于鱗贗響明卿竄影宏
篇與句故是苦心極力之言齊梁小調當與六言並觀
前無敵手世眼不解服膺青蓮異時分道並馳未可知
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自宋迄明可謂無文而吾丸獨
收二李之都長上掇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臻妙境

出沒變幻殊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庖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喻道吾以論文唯諸小論稍質於歐蘓而徹弱於韓柳尚未當家故毋足傷其大也弟與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雌黃至於吾兄無可瑕摘妄謂具美之中稍露巧骨似於古人滔滔莽莽渾厚質直之意少殊然作文至此正亦何須莽直胡郎笑而不答元瑞又為弟言古人文章

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肉譜尚多譌漏而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覈此在古人尤以為難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謂篤論矣昔玄德短氣於伯符衛媼揮涕於逸少弟豈敢謂來者之無人終自信真才之難再耳興集神來不知所裁倘獲首肯毋以示人如其未安請俟來諭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前後中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

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於月丘附於龍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纍欷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隨被指疴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

所陰搆力擠則實起忌於同輩結怨於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為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常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喑嗚涕洟故亡實至是令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為進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烟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令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者故

姑浮湛混濁洺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閒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於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

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令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絶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躒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

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為黄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澀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為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戸扃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為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為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

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畧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無慮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噏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嘗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

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者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

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鬭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常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翳鼪鼯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

雕題鑿齒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覊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仙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歷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遊覽行旅蒐狩閨釋譏嘲咏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者學者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觧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説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

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